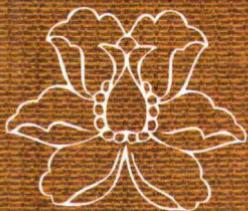


法舫大師文集

法舫大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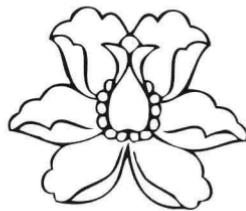
第一卷 譯著・講經



法船大師文集

法船大師著

第一卷 譯著・講經





佛光山大師之筆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墨寶

法海寶舟

為《法舫文集》題



傳印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法師題詞



法舫大師法像

法舫按：THE SOUL OF A man 一詞，有人譯曰“靈神”，有譯為“真德”。也有譯為“神智”，還有人譯為“精神”。更有人譯為“神智”。我譯“神智”是比較切近原意。即是以智力的力量，去信仰而不否定“神”上帝之存在。該會的會員，包括各種宗教徒。該會總會在印度聖德拉斯省會，會址極富大，中有一最宏麗之圖書館。以藏貝葉梵本及各種印度古文書寫。該會內有佛、耶、回、基督教教堂或寺廟。應會員素常而修行。此會在東面上好像中國之道教會的祭祀會或三教合一論。其實該會教義初上揚者，非全道信也。

只印度佛教、復次，錫蘭佛教之後，以及佛教之傳入歐美，皆由該會創辦。辦人安尼和聖夫人及其夫夫也。該會是佛教傳入歐美之開先導者。歐世人先接到了該會的理論信仰，然後漸々接受佛教。該會是世界的一種新宗教。世界各國皆有分會，中國上海、香港等地，道德學會即該會之分會也。

今得杜老志居士譯出此文，頗饒興味，故今印白利讀者一覽。一九二二年十月廿四日

法舫大師遺墨

法舫大師文集序

星雲

法舫大師，是我國近代一位兼通內外學，集教學寫作及改革僧伽教育於一身的傑出大德，也是我很尊敬的佛門前輩之一。

他精通英、日、梵、巴利文及法相唯識，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是助其推動佛教革新運動的得力助手。他曾經主編《海潮音》雜誌，主持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並且協助太虛大師設立世界佛學苑研究部，經常應邀到錫蘭、印度、馬來西亞、泰國、香港等地方講學，備受當地僧信二眾推崇，南洋佛教總會尊他為導師，錫蘭佛教徒更稱譽他為現代的法顯大師。

回想六十幾年前，還是青年僧的我，經常從書報及佛門同道口中，聽聞太虛大師帶領學生倡導革新佛教理念，以及他們熱心為教的事蹟，心中十分欽仰。後來，我有因緣和太虛大師見過兩次面，但還沒有因緣進一步親近學習，太虛大師便已捨報圓寂，當時只覺得天昏地暗，心情鬱鬱達數月之久。

原本寄望法舫大師能繼太虛大師之後，成為推動佛教改革的領導中心，沒想到，

不久，又聽到法舫大師在錫蘭大學講學期間突然逝世，一時之間，頓失所望，沉痛不已。

雖然如此，他們的風範，至今都還留在世人的心中。二位大師的一生，為培育佛教人才及佛教的現代化、國際化作出極大貢獻，並且留下豐富的思想文章，為早期民國佛教的發展，教理的闡揚作出歷史的見證。

最近，由梁建樓先生發心搜集法舫大師散落各處的著述，於大陸出版近兩百萬言的《法舫文集》，共有六冊，讓大師的思想理念，更有系統地整理付梓，誠乃一大功德也！

值逢法舫大師圓寂六十周年，梁先生特別商請佛光山在台灣出版繁體版文集，以為紀念，並且俾益更多教界、學界及有心深入佛法的人士研讀。我聞此事，欣然樂予助成。

希望能藉此善美因緣，讓各界有緣人得以緬懷法舫大師一生精進為法、為教犧牲奉獻的精神，並祝願此書順利出版。

序

明海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此種變局全面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文化生態。作為傳統中國文化生態有機構成部分的佛教，於是也不得不在跌宕起伏的大變局中謀求自新與出路。顯而易見，這是一個艱難浩繁的調適工程，這一工程迄今也仍未竣工。

中國佛教因應時代巨變而開展的這一調適轉化工程，本質上是佛教與世界主流文化的接軌、與時代人心的接軌，以及佛教三大語系的對話融通。這一工程的開創與奠基者就是太虛大師及其門人。為推動中國佛教走向世界，太虛大師曾遊歷歐洲，並曾經在法國巴黎發起組織世界佛學苑；為推動佛教關注時代人心，他提出「人生佛教」的命題；為推動佛教三大語系的對話融通，他發起創辦漢藏教理院，選派優秀僧才到斯里蘭卡留學。一時間，一批通達教理，具世界眼光和濟世悲懷的現代新型僧才在太虛大師門下蔚然湧現。他們不僅精通內明，而且博達世學，又或兼擅藏、日、英等語文，具勇猛無畏的入世精神。法舫法師正是這一法將群體中的佼佼者。

法師祖籍河北井陘人，出身貧寒，父母早亡，十七歲出家，先後在太虛大師主持的武昌佛學院，太虛門人大勇法師主持的藏文學院學習。其後他主持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主編《海潮音》月刊，並於抗戰期間主持漢藏教理院教務。上世紀四〇年代期後他應太虛大師之命遊學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未久通達梵、巴、英、日四種外文，可用英文講授佛學。一九五一年十月，法師突發腦溢血，以四十八歲的盛年去世。

法舫法師雖駐世不久，但他著述豐富。如同乃師太虛大師一樣，法舫法師立足時代的至高點，以世界主流文化為語境，用新的語彙揭示出佛法的內涵。因為孕育傳統漢傳佛教的社會文化生態已經發生巨大裂變。漢傳佛教從教理闡述到語言表達亟須作新的轉化，以與世界主流文化及時代人心接軌，否則脫離時代機體的佛教必將如無本之木逐漸枯萎、敗死！

應該說，法舫法師等開啟的這一佛教文化生態與語境的調適工作今天仍未完成。這正是這套《法舫大師文集》的首要價值，它能把我們的心提升到世界和時代的高度，重新檢視佛教的智慧資源，使我們在推動佛教與時代和社會的接軌中認清方向、找到下手處。

多虧了來自法舫法師俗家鄉梓的梁建樓先生，他的辛勤勞動讓我們一睹法舫法師佛學著述的全貌。為這一套文集的出版，梁先生全家動員，太太、女兒、姑爺，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而他本人因查找文獻過勞，竟至於眼目生疾。這種精神讓我十分感動。因不揣淺陋，絮語如上，以為隨喜讚歎！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舫大師傳略

法舫法師是我國近代傑出高僧之一，精通中、英、梵、巴四種語言及大小乘佛學，先後任教於武昌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三度主編《海潮音雜誌》，並主持世界佛學苑圖書館，襄佐太虛大師設立世界佛學苑研究部，成果斐然。

一九四〇年，教育部禮請法舫以傳教師身份到印度、錫蘭弘揚大乘佛法。其間，由於法舫德學兼優，受印度國際大學和錫蘭大學禮聘為教授，在中國僧伽中，此乃空前光榮之大事。由於法舫和雅高尚的風度，講說深入淺出、活潑生動及多國語言的互易運用，真正把大乘佛法傳遍於世，而成為馳名中外的一代佛教學者。

潮音緣起 武昌學法

法舫法師（一九〇四—一九五一），俗姓王，河北井陘人。幼年時因避旱災而到北京，就學於法源寺義學，後來返回井陘。十四歲，再度赴北京升學，卻因勤奮過度，致病就醫。同病房有一青年僧，兩人相談甚歡，進而討論佛學，青年僧以《海潮

音雜誌》相贈，法舫驚訝於出家人亦能著書立說，暢一家之言，感佩於心，種下菩提因緣。病癒後，即依南嶽是岸長老出家，從道階法師受具足戒，是年十八歲。

翌年，太虛大師為革新佛教，作育人才，在武昌創辦佛教學院，法舫心生嚮往，於是負笈南下，親近太虛大師，成為該院第一期學僧。

佛學院畢業後，法舫又轉入北京藏文學院學習藏文，打算到西藏求法，但終以因緣未能成熟，到了康定後便無法前進，於是折回武昌佛學院自修六七年。這段時間，他埋首鑽研大法，學業猛進，尤其對於唯識、俱舍二門深具心得。

教學寫作 改革僧教

一九三〇年秋，法舫二十七歲，任教於北平柏林教理院，兼任世界佛學苑籌備處書記。在柏林教理院時，法舫講授《阿毗達磨俱舍論》，聲譽漸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太虛大師召他返回武昌佛學院，擔任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主任，主編《海潮音雜誌》，從事革新佛教的宣導。武昌佛學院為太虛大師的僧伽教育中心，《海潮音》為其傳播佛法的工具，法舫始終常侍協助，深得太虛大師肯定。自一九三五年起，法舫於五年內三度主編《海潮音》。他並且進一步恢復武昌佛學院

及世界佛學苑的研究部，集中全國優秀僧青年從事佛學研究，而他本人更是終日勤於教學與寫作。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最盛時期。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法舫應同窗法尊法師之邀，到四川主持漢藏教理院教務三年，績效顯著。他曾以兩年的時間講述《俱舍論》，將俱舍的精神要義透徹發揮，並編有《俱舍論科判》四卷。

此外，法舫為了糾正一般人誤以佛教信仰為迷信的印象，同時使寺院成為學習佛法的道場，因此提倡「寺廟就是佛學院」，要求全寺僧眾都應受僧伽教育，注重道德、衛生，並提出僧格養成的步驟，以達到知行合一、行解並重的目標。法舫對僧伽教育的改革，付出心力甚鉅，由此可窺知一二。

國際講學 南洋導師

太虛大師訪問世界各國歸來後，徵得教育部同意，出資派遣法舫往赴錫蘭弘揚大乘佛法。法舫遂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旬奉命啟程飛往南洋，由於戰事告急，沿途受阻，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到達印度，這一年他三十九歲。

在印度期間，他入住國際大學，一方面在該大學研讀巴利文、梵文及英文；一方

面又任教於該校中國學院及摩訶菩提會，宣揚中華文化，並拜訪佛教及其他教界人士，為中國佛教作各種宣傳活動。翌年夏天，他離開印度轉赴錫蘭，掛錫智嚴東方學院，再次深造巴利文，修學南傳經典，如《阿毗達磨攝義論》、《清淨道論》等。

一九四九年六月，法舫應印度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之邀，再返印度，宣講佛學，同時完成《阿毗達磨攝義論》的翻譯工作。翌年春，太虛大師示寂，法舫由印度回國，經由馬來西亞、香港時，應當地佛學社熱誠邀請，演講多次，備受眾推崇，南洋佛教總會並且奉法舫為導師。

一九四八年五月，法舫由廈門返抵上海，首先至奉化雪竇寺禮太虛大師舍利塔，並繼任該寺住持。翌年春天，又轉往長沙講《金剛經》，擔任湖南大鴻山密印寺住持，一時盛譽，各方景仰備至。

新式教學 壯年捨報

一九四九年，國事日非，烽火漫延到長江一帶，法舫不得不離開湖南，於四月取道廣東，抵達香港。在香港八啟講席，場場座無虛席，法緣甚為殊勝。他所譯《阿毗達磨攝義論》也在此時刊行，為我國翻譯巴利文聖典的嚆矢。

法舫在東蓮覺苑講唯識學時，為啟示初學，多談中國和印度過去的佛法大勢，以及現代的思潮和佛學的關係，作歷史性和學術研究之間比較性的講解，廣受聽者歡迎。又法舫講解時，對於專門術語，在不違反原意下，也多用現代術語說明，這是中國佛教界用現代科學思想整理講學的第一人。此次的講學，後來編印成《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一書行世。

第二年開春，四十七歲的法舫應錫蘭大學禮聘，再度重遊錫蘭，主講中國佛教史，並專事《太虛大師全書》的編刊。是年五月，第一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錫蘭召開，法舫成為第一位中國佛教徒代表，這對於中國佛教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義。

法舫身形高大壯健，精力充沛，法駕所至，信徒靡歸，海內外佛教徒正希望他在國際宗教舞台上為現代佛教力挽狂瀾之時，未料他卻因用功過度，以致罹患高血壓症，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清晨病逝於錫蘭智嚴東方學院，世壽四十八，法臘三十一年。

法舫熟諳英、日、梵、巴利諸文，精研法相，著述甚豐，有《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佛學對於人生之看法》、《一個學佛者的程序》、《真理之光》、《金剛經演講詞》、《印度之文化人》等著作，並譯有《阿毗達磨攝義論》、《吉祥經》等。